

雁北堂出品

蛇从革 著
THE MASTER

大宗师³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阴谋诡辨示形出奇鬼神之道

脂

敢贪点儿薄情留手，至于以后。

白骨归白骨，红丘是红丘。

忐忑送酒羹柔，莽撞了又。青衫混罗帐，锈甲谢小楼。

还说荒唐怎的？我还怕荒唐怎的？

二十年闹名头。

撒金珠十斗，换好大的魔头。

上架建议：悬疑·畅销小说

ISBN 978-7-5500-1813-6



9 787550 018136 >

定价：29.80元

雁北堂出品

蛇从革 著
THE MASTER

大宗师3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宗师 . 3, 赤焰螟蛉 / 蛇从革著 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500-1813-6

I . ①大… II . ①蛇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3282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大宗师 3: 赤焰螟蛉

作 者 蛇从革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出 品 人 铁 鱼

责任编辑 王丰林

特约策划 王 黎 王明旭

特约编辑 王明旭 张丛丛

营销编辑 王合心 钱多多

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· 宋晓亮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
印 张 8.75

字 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9.80 元

ISBN 978-7-5500-1813-6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19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豫 篇



申德旭对王鲲鹏说：“对方的来头很大，王所长你要小心了。”

“这些东西，就麻烦你处理了。”王鲲鹏说。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申德旭招呼带来的水鬼，把水猴子的尸体集中在一起，淋上汽油，然后一把火都给烧了。

这种东西是不能留下尸体的，不能留下供其他组织研究。这是长江上的规矩，无论捞到什么水下的怪物，都要自行悄悄处理掉，不留下任何线索。

申德旭向王鲲鹏拱手，说：“这些东西太多，伤人性命也不少，我们要有个仪式，你们能不能回避一下？”

王鲲鹏表示理解，带着徐云风、方浊和黄坤开车离开。

在车上，徐云风看着河岸上的火光，不屑地说：“还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。”

“申德旭是长江上的治水高人，所以老规矩很多。”王鲲鹏解释，“听说被水猴子拉下的淹死的人的魂魄会附在水猴子身上，所

以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超度。”

徐云风不再继续这个话题，转头问方浊：“我和王八要去湖南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你们去哪里，我都跟着。”方浊说，“以后这种问题就不要再问了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黄坤问，“不带我去吗？”

“你留在宜昌。”徐云风说，“你避水符的能耐出来了，跟申德旭保持联系，长江上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处理了。”

要分别时，王鲲鹏在车里摸索出一个卷轴，递给黄坤，“你帮我帮个忙，把这东西交给邓瞳。”

“没事情干的时候，向寻蝉师伯学学暑分，她是暑分高手。”徐云风嘱咐黄坤。

黄坤看着三个前辈都是一副严肃的模样，也郑重点头，“明白了。”

徐云风、王鲲鹏和方浊去了湖南。

告别了王鲲鹏三人，黄坤回到学校。室友们又出去上网了，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黄坤回想，这段时间自己的经历也算是惊心动魄了，什么黄家恩怨，什么诡道传承，什么七星阵法，这一切太不真实，就好像做梦一样。

他又想起王鲲鹏交代自己要转交给邓瞳的卷轴，于是打开来看。这是一幅上古修真图，一个人身体的各个经脉穴道对应着周天和五行，不过，图的四角画了夜叉。夜叉是佛教的恶鬼，却围

着一个道教的仙人，看起来很诡异。

看着修真图，黄坤明白此前发生的一切并非幻象，他不禁感慨，王鲲鹏看起来很正直的样子，可是学的东西却这么怪异。师父徐云风看起来不着调，可是诡道算术相对平和多了。看来自己的运气要比邓瞳好得多。

黄坤落下不少课程，担心老师把自己这号学生给忘记得干干净净，到时拿不到学分，少不了被老爸念叨。为了耳根子清净，他每天去课堂上跟老师混个脸熟，着实老实了几天。

离开学校这阵子，黄坤心里其实还惦记着一个人，就是和黄坤同系同届的陈秋凌。

黄坤一直对陈秋凌有意思，从认识到现在，惦记了大半年。但他胆小，加之陈秋凌对人也挺冷淡，所以一直以来，黄坤跟陈秋凌话都没超过十句。

陈秋凌一向与人交流不多，平日只跟护理学院的策策关系近一点。可是，一想起这个策策，黄坤就头疼。

策策其实是陈秋凌的外甥女，大名叫刘陈策，只比陈秋凌小一岁而已。她跟陈秋凌是两个极端，陈秋凌不爱言语，策策却是舌灿莲花，一张嘴能把死人从坟墓里说得自己锤开了棺材盖子爬上来。而且，这个策策实在是太聪明，入校没几天，她便找到学校领导，打着“大学生要社会实践”的旗号，把学校里靠近教师居住小区旁边的几百平方米的门面盘了下来，开了一家餐馆。这还不算，学校还免了她第一个季度的房租，装修也都由学校负责。这个策策，根本就是一空手套白狼的主儿。

餐馆取名为“陈策轩”，这里吃饭时间是餐馆，其他时间是咖啡厅，晚上则是酒吧，被充分利用了起来。策策还在餐馆里放了一把古琴，让“陈策轩”显得更加雅致。陈秋凌会弹古琴，“陈策轩”生意不好的时候，她就会来弹古琴。

半年前的一天，黄坤不知道哪根筋错位了，一个人跑到“陈策轩”里去喝咖啡，结果整个店里就他一个人在消费。他坐了一会儿，忽然听到屋里传来古琴的声音，循声望去，看到了弹琴的女孩。她一袭白裙，安静地弹奏，脸色有点苍白，虽然长得并不出挑，但那气质一下子就把黄坤吸引住了。

这以后，黄坤每天都去“陈策轩”坐坐，期望能再看到那个女孩，可是连去一个月才见到她两次。黄坤忍不住向策策打听，终于知道那个女孩是她的小姨，叫陈秋凌。

其实，黄坤对陈秋凌的心思，精明的策策早就看出了端倪。她跟黄坤约定，以后陈秋凌来这里弹琴，她就提前告诉他，交换条件是，咖啡必须点最贵的。黄坤是个实在人，一口应允，不过策策给他的“情报”并不准，他得到消息赶到后，有时陈秋凌在，可更多时候，陈秋凌不在。不过，凭着策策口吐莲花的本事，还是让黄坤每次都点了最贵的咖啡。

一天，黄坤刚从“陈策轩”回到寝室，就被膀子取笑，说他的艳福不浅，找到了美女做女朋友。黄坤一头雾水问是什么情况，膀子回：“你和陈秋凌好上了，也没见你放个屁。”

黄坤登时傻了，忙问是听谁说的。膀子说是××，黄坤听完，

就跑出去追问传话的人，这样问了一圈，终于找到传话的源头——策策。

找到策策的时候，黄坤心里还不服气，明明自己跟陈秋凌连话都没说过几句，却偏偏背了这样一个名声。不过，黄坤哪比得上策策牙尖嘴利，几句话下来，黄坤就老实了。其实，黄坤哪里知道，策策到处宣扬他和陈秋凌的关系是另有用意，这件事放在后面再详说。

黄坤上了几天课，天天坐在第一排，主动跟老师互动，算是给老师留下了印象，至少比膀子他们天天打游戏要强得多，估计不会挂科了。他回来后，在“陈策轩”也跟陈秋凌见了一面。陈秋凌对他仍然是不冷不热的样子，不过他也习惯了，并不介意。

心里惦记的事都做完后，黄坤按照王鲲鹏给的地址，去牛扎坪找邓瞳去了。

到了牛扎坪，黄坤见邓瞳躺在床上，有气无力的样子，正要问寻蝉原因，寻蝉倒先开了口：“你还是赶紧把他弄下山吧，别死在山上了。”

黄坤问寻蝉：“这小子是不是闲不住，在这里憋出病来了？”

寻蝉摇头说：“他撞邪了。”

黄坤更好奇了：“你是清静派的高手啊，解决撞邪的事情，不是你的看家本领吗？”

寻蝉叹气说：“这小子是在外面撞的邪，我镇守着星位，人不

能离开这里方圆百米。”

原来，王鲲鹏把邓瞳带到牛扎坪，把他交给了寻蝉就和徐云风、方浊离开了。虽然邓瞳被王鲲鹏训斥了一番，当时是老实了，可是才过了一天，就在山顶上待不住了。他趁着寻蝉在星位上修炼打坐，悄悄地下山了。寻蝉发现他已经溜了，也来不及去追他。玉衡星位已经展开，她不能离开，于是只好作罢，心想等王鲲鹏回到宜昌，自然会碰到邓瞳。

没想到两天后，邓瞳自己回来了。寻蝉一看邓瞳印堂发黑，鬓角的毛发上扬，面色蜡黄，就知道邓瞳遇到事儿了。

邓瞳向寻蝉求助，可是寻蝉不能离开牛扎坪，爱莫能助。

邓瞳到底遇到什么事呢，说起来也挺冤枉。他下山的时候是半夜，正是丑时寻蝉呼吸吐纳的时候。邓瞳顺着小路，朝着水泥路走去。在经过一片树林时，一只黄鼠狼突然从旁边的草地窜出来，拦住了他。

邓瞳没在意，还以为是一只兔子，可等他定睛一看后，顿时吓了一跳。月光照射下，黄鼠狼显得特别惨人。

中国南方黄鼠狼数量稀少，而且也不像北方的黄鼠狼那样作祟。所以邓瞳明白，此时黄鼠狼拦路，一定有蹊跷，只是没有想到蹊跷到了让他无法相信的地步。

对面的黄鼠狼一点都不怕人，它拦在小路上，突然说起话来：“邓瞳，你小子，看我像不像神仙？”

邓瞳当时急着要下山，生怕被寻蝉追来把自己抓回去。此时突然看见黄鼠狼竟然拦路说话，脑子完全乱了，下意识地回了一

句：“你他妈的说什么呢？”

黄鼠狼又问：“邓瞳，你看我像不像神仙？”

“像你妈个×！”邓瞳这才明白遇到黄鼠狼作祟了，心里有点害怕，又接着骂道，“滚你妈的！”

那只黄鼠狼被邓瞳骂了，立即就趴到地上，哧溜溜地钻进草丛里跑了。

“什么玩意儿！”邓瞳骂骂咧咧地下了山，想着这世道真是变了，北方的黄鼠狼都跑到南方来装神弄鬼了。

邓瞳下了山，回到市内就召集狐朋狗友找了一间 KTV 唱歌。

唱得好好的，突然 KTV 包房外有人大骂：“邓瞳你妈个×！”

开始的时候，邓瞳和朋友都没注意。后来骂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他和朋友们都听见了。他们关了音响，果然门外有人踢门，边踢边骂：“邓瞳你妈个×！”

邓瞳的朋友哄然狂笑起来。邓瞳气急了，一把把门拉开，可是门外除了一个路过的女服务生，一个人都没有。

邓瞳问女服务生：“刚才是不是有人在门外？”

女服务生连忙摇头，说没有人。

看来是有人故意跟自己捣乱，现在跑了。邓瞳没太在意，回到包房和朋友继续喝酒唱歌。可过了一会儿，门外又有人大骂：“邓瞳你妈个×！”声音跟刚才一样。

邓瞳这次悄悄走到门口，隔着门上的厚玻璃，看到一个身影。他猛地拉开门，人影却没了。

邓瞳这回是真生气了，他对着通道大喊：“是谁吃多了没事

干，有种的出来！”

邓瞳顺着通道找人，可是通道里全是服务生，都说没看见可疑的人。服务生又不认识他，也不可能是他们捣乱。

邓瞳回到包房，朋友们都绷着脸看着他。

邓瞳觉得奇怪，问：“你们怎么不笑话我了？”

一个朋友用惊恐的表情看着邓瞳的头，邓瞳摸了一下，感觉手心里软软的，拿到面前一看，不禁大骂一声——只见满手鸡毛，鸡毛上还沾着鲜血。朋友们连忙给邓瞳递抽纸。

出了这档子事儿，谁都没心情唱歌了，大家收拾衣服和背包，准备结账走人。

就在这时，一声尖锐的响声从音箱中传来，刺得人耳膜剧痛。随后，是一串音调诡异的骂声：“邓瞳你妈个×，邓瞳你妈个×……”

所有人都惊呆了，愣在包房里一动不动。一起来的一个女生已经吓得哭起来。

接着，包房里的大显示屏的画面开始扭曲，一会儿变成一片纯蓝色，几秒后，又变成黑白色，一个非常模糊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中。

在屏幕画面变换时，音箱里的骂声一直响着：“邓瞳你妈个×，邓瞳你妈个×……”

“你们快看！”邓瞳的一个朋友指着显示屏。

显示屏的画面渐渐清晰——一片草地上，无数只黄鼠狼在

狂奔。

这些人谁见过这么邪门儿的事儿？都夹着包跑了出去，只留下邓瞳，还愣愣地待在原地。

邓瞳忽然明白了，师父把自己留在牛扎坪并不是要限制自己的自由，而是师父已经意识到了危险——针对自己的危险。寻蝉来自北方的道教门派，对付黄鼠狼绰绰有余，可是自己偏偏要跑下山，一离开寻蝉的控制范围，果然就遇到了邪性的事情。

显示屏里，这时只剩下一只黄鼠狼，它慢慢站立起来，看着邓瞳喊道：“邓瞳，你小子，看我像不像神仙？”

黄鼠狼的脸部毛茸茸的，但是邓瞳能感觉到它正在轻蔑地笑。

“像你妈！”邓瞳对着显示屏大骂。屏幕变成了黑色。

邓瞳被折回来的朋友拉出包房，大家都安慰他别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一群人去了夜市消夜。

消夜的时候，邓瞳发作了——两眼发直，口吐白沫，问一起喝酒的朋友：“你们看我像不像神仙？”

这下谁还有心思喝酒，立即把邓瞳抬进医院。折腾了一夜，到了白天，邓瞳想明白了，老老实实在地回牛扎坪了。

寻蝉交代黄坤：“你把他带走吧，下山了找几只猫，可能会把跟着邓瞳的黄鼠狼吓跑。”

不过，寻蝉失策了，因为迷惑邓瞳的黄鼠狼和黄坤遇到的水猴子一样，都不是野生的，而是背后有人驱使。

邓瞳这次倒了大霉，走路都不稳当，拄着一根木棍做的拐杖

跟着黄坤下了山，边走路，嘴里还啰唆个不停：“日子过得好好的，被王鲲鹏骗了做徒弟，加入了这么个邪门歪道的组织，怪事都来了。先是进电梯出不来，又上了诡异的中巴，接着又被水猴子拉下水，现在又被黄鼠狼纠缠上了……”

邓瞳说了一遍还不够，又唠叨了好几遍。黄坤本来不想和他说话，但是听得实在是烦了，反驳道：“电梯游戏本来就很忌讳，如果是普通人玩，寻个刺激也就罢了，通阴的、驱邪的术士也巴巴地去玩，肯定出事。在长江里遇到水猴子，明明是我被拉下去了，你当时跑了好不好？还有黄鼠狼的事，你若好好地待在牛扎坪，有寻蝉前辈在，怎么可能被迷惑？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。还有，诡道怎么邪门歪道了，师伯成熟稳重，一点都看不出来邪性。”

邓瞳被黄坤一顿教训，心里哪里服气，回击道：“可是你师父，那个姓徐的，哪里像个修道的人？你现在跟我一样是给人做徒弟的，等你做了诡道的老大，再来教训我！”

黄坤见邓瞳都这样了，脾气还这么臭，也懒得照顾他了，盘算着带着邓瞳到荆州，送他回家就不管了。

邓瞳的家是一座老宅子，在荆州城的中心地段，毗邻三国公园的湖泊。黄坤进了大宅，心中感叹，邓瞳家里的确殷实。

家里没人，邓瞳跑到厨房找东西吃。黄坤也饿了，不客气地坐在邓瞳对面狼吞虎咽。

这时邓瞳的父母回来了，看见邓瞳，却一点都不激动，脸色冷淡得很。

邓瞳的父亲等着他们吃完，对邓瞳说：“吃完了吗？吃完了就走吧。”

邓瞳傻眼了，“老头儿，你真的把我给卖了啊！”

“走吧，没事就别回来了。”老邓只是摆手。

邓瞳急了，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老邓说：“这是我们家的规矩，你得还了账才能回来。”

邓瞳听父亲这么一说才意识到，王鲲鹏的确没有骗自己，看来父母是铁了心要拿自己抵账。

邓瞳没辙了，站起来就走。出门的时候，母亲悄悄塞给邓瞳一条金链子，算是留给邓瞳的活命钱。

黄坤虽然一直对邓瞳有意见，但是看到他被父母赶出来，突然有点同情他。

家里没法待，两人只好又回宜昌。

荆州和宜昌隔得不远，两人晚上就到紫光园王鲲鹏的家里去落脚。果园二路的宠物市场距离紫光园不远，黄坤想起寻蝉的交代，就去买了两只小猫回来。

邓瞳精神颓靡，黄坤也觉得有点疲惫，两人在客厅的沙发上躺下就睡了。

睡到半夜，窗子外被人敲得乒乒作响。黄坤被吵醒了，睁眼一看，邓瞳正和窗外的一个黑影对骂。

窗外的影子骂：“邓瞳你妈个×。”

邓瞳不甘示弱，外面骂一句，他就回一句。

黄坤看见邓瞳每骂一句，脖子就伸长一点。原来是一条绳索套在了邓瞳的脖子上，他只要一张嘴，绳索就拉着他的脖子向上提一点。可是邓瞳完全没察觉到这一点，绳索越拉越高，他的脚都踮起来了。

眼看着邓瞳要被吊起来了，黄坤连忙去把猫拎到手上，打开窗子把猫往外递。第一只猫递出去就顺着窗外的平台跑了，也不知道摔下楼没有。第二只猫拼命地惨叫，身体乱动，爪子抠着窗户框子不肯出去。黄坤拼命地推，小猫把黄坤的手背抓了好几道深深的血印子。过了一会儿小猫不叫了，黄坤再看，死了。

邓瞳还在狂骂，声音越来越沙哑，脖子提得老高，舌头都吐出来了，眼睛也鼓了出来。

黄坤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把邓瞳一把推到地上，然后用毛巾塞住了邓瞳的嘴巴。邓瞳呜呜几声，再也骂不出声。

黄坤再看向窗口，那个黑影低声诅咒了两声就消失了。

黄坤打开灯，看见邓瞳的脖子上一道深深的勒痕，乌紫得厉害。邓瞳已经耗尽了力气，黄坤把邓瞳嘴里的毛巾拉出来。邓瞳躺在地板上不停地喘气，表情还是非常的愤怒。

黄坤等邓瞳怒气消散，才对邓瞳说：“那只黄鼠狼就是在激你，你骂得越凶，死得越快。”

“我他妈的就让它白骂了？我可受不了这个。”邓瞳不甘心地说。

“我们的师父都不在，这事得我们自己解决。”

“怎么解决？我他妈的什么都不会。”

黄坤拿出那幅上古修真图，递给邓瞳，“这个我看了，应该是

茅山派驱邪的法术。你自己招惹的东西，自己学了法术对付。”

“我学会了又能怎样，这东西都成精了，我临时抱佛脚有用吗？”

“还有我，师父交代我学习晷分，应该能帮到你。”

邓瞳瞥了黄坤一眼，“你有这么好心吗？你该不会是和两个老杆子商量好了，故意坑我的吧。”

黄坤知道邓瞳是被黄鼠狼惹急了，肝火旺盛，也不太介意。

邓瞳和黄坤待在王鲲鹏家，到了晚上，黄坤就让邓瞳把耳朵堵上再睡觉。可是这个法子不灵，邓瞳还是听得见窗外有人骂他，挨骂了他就气愤，要还嘴，还嘴了，脖子上就有绳子套他。

黄坤没招，只能用最笨的办法，把邓瞳的嘴巴用毛巾堵上，这样邓瞳就不能对骂了。这个办法还算奏效。

黄鼠狼在窗外骂了两天，见邓瞳不回应，第三天晚上就没再来。

邓瞳和黄坤松了一口气，邓瞳的精神也好多了。结果他们就踏实了一个晚上，第四天，窗外倒是没人叫骂了，楼上的住户却开始闹腾。大半夜，楼上的住户不睡觉，大呼小叫，打得稀里哗啦，吵得黄坤和邓瞳完全睡不着。他们想着这是别人的家事，也不便干涉，就忍了。

可是，没想到第五天夜里，楼上的人又开始大声吵架。这次邓瞳和黄坤再也受不了了，两人到楼上去敲门，敲了很久也没人应，吵架的声音也没有了。黄坤猜测，应该是这家人知道吵架影响了邻居，不好意思开门。

邓瞳狠狠地踢了防盗门一脚。